

戒

● 鲁 敏 著

指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一切都与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有关



虚弱、疲惫的情爱心态
寻求真爱，却失之功利
渴望真情，却失之游戏
无数次期待一个炽烈的拥抱
却总在最后一刻谨慎地放手

戒

◎ 鲁 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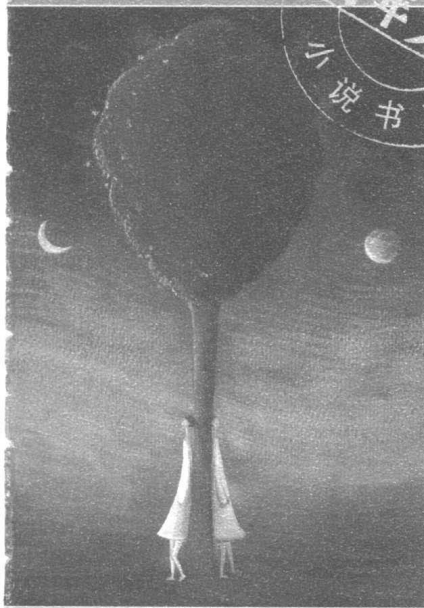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指

一切都与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有关

虚弱、疲惫的情爱心态
寻求真爱，却失之功利
渴望真情，却失之游戏
无数次期待一个炽烈的拥抱
却总在最后一刻谨慎地放手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戒指/鲁敏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青年文学》小说书系)

ISBN 7-5006-5999-7

I. 戒... II. 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033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465112 营销中心电话: (010) 64065904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60 × 1280 1/32 7 印张 2 插页 165 千字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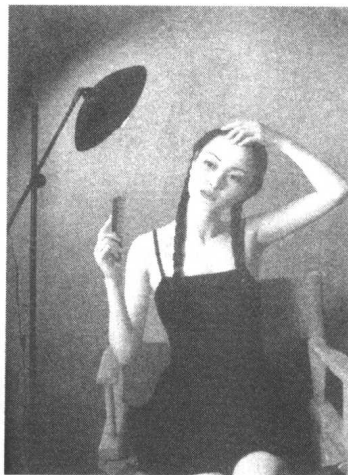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在这部爱情小说中，激情和欲望寻找着释放的渠道，而预设的陷阱耐心地等待着捕获“猎物”。阴谋在实施中悄然变质，故事在道德尺度外出其不意地展开……

目 录

- 第一章** 除了丈夫李临外，央歌的日常交往中还有两个关系较为密切的男人：X 与 D。 1
- 第二章** 很快，央歌得出结论：一个人的魅力和气质完全取决于内心的欲望。 13
- 第三章** 黄仪带着治病救人的口气开导央歌：要改变生活，首先得改变形象。 34
- 第四章** 青荷忽然仇恨起南京来，同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占领了她的整个头脑：要把南京踏在脚下！ 51
- 第五章** D 的声音听上去充满了真实的焦灼，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好像已经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内容。 62
- 第六章** 没别的法子，只有让我的那句誓言真的实现了，姐儿，你才会知道：我一直没忘记你哩。 67
- 第七章** 怀宁在心中对副处级的迁腐和幻想冷笑不止，得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对那层薄薄的处女膜恋恋不忘。 71
- 第八章** 对戒指的好坏价值，有才是最有经验的。他现在甚至都记不清，这些年走南闯北他都买过多少枚戒指送给女人了。 81



第九章 怎么办呢，央歌该拿那些像洪水一样的激情和欲望怎么办呢？ 87

第十章 有才感到有些心虚，因为他发现青荷并不像东坝人所说的那样势利和实用。 98

第十一章 不过，对于是否真的去做那个据广告宣传只是“门诊手术”的处女膜修复术上，怀宁还有点拿不定主意。 107

第十二章 她抬起头看看刚从手术室出来坐在长椅上休息的女孩，她们微微皱着眉头，可神情却明显地轻松愉快起来，好像刚刚洗掉了什么肮脏的东西。 114

第十三章 现在看来，父亲也许是真心喜欢这个女人的，他放荡了一辈子，却突然在人生的后期学会忠实于一个女人。 123

第十四章 央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不是李临吗……他走得直直的，是所有人里面最像木偶的一个。 133

第十五章 央歌的脸红了起来，李临出其不意地提到“外遇”比赛，这个意料外的进攻把她原先想好的说辞全都破坏了。 144

第十六章 他自我解嘲道：你知道相对论的，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旁边，时间总是过得太快。 156

第十七章 她高超而平静地覆盖了她的痛楚，就像一个猎人，用野花和绿叶做成了一个完美的陷阱，在陷阱下面，深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168

第十八章 实事求是地讲，就是央歌自己，不也是跟黄仪一样在蠢蠢欲动吗？谁也好不到哪儿去，眼看着就是危机四伏、大厦将倾……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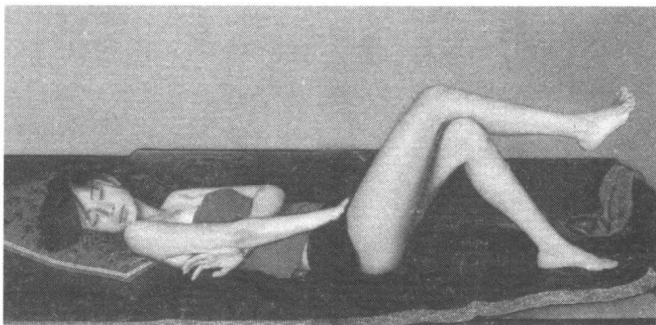
第十九章 不知道是谁先伸出了手，轻轻的拥抱来得自然而又令人颤抖。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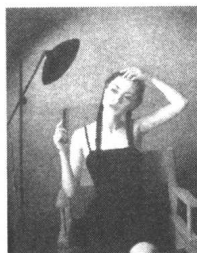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也许只过了一分钟，也许是一个世纪之后，副处级轻轻地说：没关系，我还是愿意娶你。 186

第二十一章 这是一个将要盛开的夜晚。 192

第二十二章 央歌一看，心中气得冷笑，笑李临自己没有胆量说出实情，却把皮球踢到两个女人中间。 209

第二十三章 外婆的脸上露出一些胜利的、却又苍凉的微笑，同时紧紧地捏住了那枚戒指。 216





第一章

除了丈夫李临外,央歌的日常交往中还有两个关系较为密切的男人:X 与 D。

像往常一样，一杯热茶喝下去之后，黄仪摸出一支烟，这表明她的谈话是有些“猛料”的。在黄仪所有的习惯里，央歌最讨厌两点：一是口无遮拦，一是喜欢抽烟。可说起来，要是没有了这两个缺点，那就不是黄仪了。

别这样看我，我其实也只是在你面前抽抽，没有一个男人看过我抽烟，包括周刚刚，结婚五年，我们家一直是无烟区。男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嘴烟味的女人呢，接起吻来那简直像吻一只烟灰缸！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要比我有男人缘。

窗外走过一个又一个动作僵硬的行人，有的是手上拎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有的是车后驮着大大小小的纸箱。快要过年了，人们看上去都匆忙得很，他们就这样在匆忙中一步步离开了幻想、温情和激情，同时向死亡又靠近了一步。

黄仪关于“烟灰缸”的比喻让央歌笑了起来，事实上，与黄仪的每一次见面，都是愉快的。要知道，黄仪是个特别喜欢说话的人，而且她又尤其喜欢说她的隐私。世上有几个人不喜欢听别人的隐私呢？

嗯？今天说第几个？应该是第三个吧……央歌饶有兴趣地盯着黄仪。

在与周刚刚结婚之前，黄仪有过五个男朋友。从今年夏天开始，也不知为什么，黄仪开始一个一个地仔细向央歌介绍她与他们的交往史：开始、过程、高潮、结局、细节、对话、对方的生活习惯和口头禅包括第一次上床的时间等等事无巨细无一遗漏。

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起这些内容，即使不排除情绪波动的

因素，也足以说明两人交情和相互信任的程度——在黄仪与央歌之间，话题永无禁忌。

央歌对黄仪结婚以前的桃花运早有耳闻，但没想到她竟然真刀实枪地跟五个人上过床，天哪，那真让人吃惊和……愤怒——想想自己，在介绍人家里认识了李临，然后就约会，然后就结婚，到现在都没有碰过第二个男人的手！

央歌的反映表现到她的表情上，她的脸上带着好奇、妒忌乃至有那么一点后悔，这成了黄仪回忆往事的最佳催化剂，她对每一任男朋友的回忆就像新鲜成熟的葡萄那样挂在面前，每次到“落日茶社”喝茶，黄仪就挑出其中的一颗，剥下来与饥渴的央歌共同分享……

算了，今天不谈那些陈年烂谷子了——曾经阔过……那有什么用，现在一贫如洗！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我们的现状吧……你看，我们现在其实面临同样的形势：容颜正在迅速老去，再过两年，都没有男人再把你当作一个女人；陷入形式的婚姻，就像一个永远散不了的会议，冗长而令人困倦；孩子，这个更烦人，就像手上的一根肉刺，连在身上，再也别想拔掉；还有，最明显的，生活质量节节下降，上次我怎么跟你说的，周刚刚对我是从“一日三餐”到“日记”到“做礼拜”到“月报表”再到“季度奖”……真可怕！算算看，他都有两个多月没碰过我了，真的，你别笑，我在日历上做记号的！你跟李临呢，最近的一回是什么时候……

看这个黄仪是怎么说话的！央歌悄悄看了看四周，还好，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角落里窃窃私语，没有注意到黄仪令人脸红的比喻，央歌端起茶喝了一口，含含糊糊地应和道：差不多，跟你差不多吧……

哼。黄仪不满意地翻翻眼睛。反正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这样子怎么办？老是坐在这里谈以前的男朋友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生活还是老样子！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真的，应

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一转眼，就老了，到那时，就真的什么也抓不住了，想玩点什么都不可能了……

你受什么刺激了？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是说过，结婚以后就好好过日子的吗……

我受我年龄的刺激了！快过年了，你知道我过了年都多少岁了？34！你不也就比我小一岁？！再说，什么叫“好好过日子”？不就是要提高生活质量！那什么叫生活质量，这个，你总是懂的吧……你呀，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想象力，像你这样，就一辈子守着李临吧，永远都甭想有外遇……黄仪挤挤眼睛笑起来，为她一下子说出这个关键词而感到高兴。对，这个中午，她就准备跟央歌谈谈“外遇”的问题。

2

相对于黄仪的无所顾忌，央歌可以说是城府重重了。事实上，黄仪的判断并不准确。除了丈夫李临外，央歌的日常交往中还有两个关系较为密切的男人：X 与 D。

当然，央歌与他们的关系目前都还非常清白，甚至可以站在太阳下介绍给李临彼此认识，但与此同时，这种关系又随时会转成暧昧的乃至亲密的、直至黄仪所说的“外遇”——主动权现在完全在央歌手中，只要她想给自己的生活一个突破口，只要她露出一点点的破绽和口风，X 或是 D 就会机灵迅速地乘势而上——对此，央歌有着非常清晰的直觉。

X 喜欢与央歌通过伊妹儿联系，这可能与他的性格和以文字为表现方式的职业有关。央歌很早就认识了 X，但 X 生性内向，不善言谈，极度不自信，在生活中的真实交往中根本无法引起央歌的兴趣。直到两人分别结婚生子，X 一直都是那么羞怯，见面都很少说话。但

在伊妹儿中，X 却像一个从岸上回到水中的鱼那样灵活、优美、自信。

他的文笔非常适合用来写信，有时短短一个上午，他会发来三封令人回味无穷的长信，在这些信中，他会安详而自然地谈到他的童年和村庄，谈到九年前他在南京的某个夜晚，谈到他自己最近做的一些研究选题，在所有这些内容中，他经常会突然停下，像一个梦呓者那样插上一句：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要跟你说起这些；我想要告诉你我过去的所有往事……到了下午，X 会比较忙，于是他就抽空发一些很短的信，短到只有一行字：刚才突然想起了你，你那里几点了？或者：点着了一根烟，我在焦灼中跟烟一起成了灰。

央歌的弱点其实正在文字上——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字是对央歌最有杀伤力的，她会因为一段话而突然地喜欢上或厌恶起某个人。

尽管 X 在生活中对央歌缺乏吸引力，但他的信却歪打正着地一下击中了央歌。X 的信像是一种看不见的、可以无限伸长和变形的、具有巨大耐心和耐力的某种诱饵，从 X 的电脑那端出发，一路撒出去，一天天慢慢前进，期望某天可以抵达央歌的心房。

央歌感觉到了这种力量，但她不作任何抵抗——这可以解释为对文字的崇敬，更多的，也许是潜意识里对自我放纵的一种暗示。

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OXMAIL，并一直把它挂在桌面上，每过一小会儿，她就会打开来看看，就像一个馋嘴的孩子反复查看她的贮藏罐那样。甚至，她还在收件箱里做了一个带密码的收藏夹，把 X 写得特别好的一些信放进去，不那么忙的时候就拿出来反刍一番、温故知新。但与此同时，央歌会像一个睁着眼睛做梦的人那样非常冷静地一再告诫自己：只是看信罢了，只是喜欢文字罢了，跟写信的人是一点关系没有……

央歌把她的理智表现在回信的频次（收三封回一封或收四封回一封）、内容（绝对道岸貌然，像从不知晓男女情事）、口气（亲切但不亲密，俏皮但不轻浮）上，不过，为了鼓励和保持 X 的写信热情，以防自己某一天会突然失去这些像氧气一样令呼吸变得更加畅快的信件，她也会根据 X 的情绪和来信偶尔写一些含意不明的话……

与永远躲在伊妹儿后面彬彬有礼的 X 相比，D 就显得更加真实和富有进攻性。

D 与央歌的沟通方式是谈话，以电话为主。中午，机关的人们都开始休息了，打牌的打牌，看报的看报，逛街的逛街，睡觉的睡觉。央歌却什么也不做，她就一个人坐在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好像随时准备看报、睡觉或逛街，但是这些都不可能，因为，十二点半，D 会打电话来跟她聊天。

这种默契很奇怪，没有人记得它的开始，但一旦开始之后，两人都非常自觉地加以维护，其中只要有一个人有事，都会提前跟对方打个招呼，当然，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礼貌和习惯或者诸如此类，最起码，央歌不承认这是某种承诺或形式上的忠实，而后两者，却是 D 对每天中午这个电话的理解。

有那么一阵子，D 跟央歌谈的主要是他的女儿，像大多数的父亲那样，女儿是 D 的心头肉，即使对一个可能会成为情人的女人，他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D 甚至有所夸张，这也许是为了表现和证明他情感生活的充沛程度。

D 非常详细地跟央歌讨论起他女儿的卡他性中耳炎，因为一年以前，央歌的儿子也患过同样的耳疾。卡他性中耳炎并不是疑难杂症，只是病毒性感冒的并发症，但搞不好会导致听力下降，而且极易复发。D 对此非常揪心，央歌非常理解并同情，她把她以前在三九健康网上查到的专家问答一一读给他听，给他介绍医院里的熟人，提醒

他在治疗中的注意事项等等。

也许就是在D女儿中耳炎的治疗期和恢复期中，D与央歌这一对偶尔联系的熟人不知不觉养成了每天中午打电话的固定习惯。接下来，很自然地，D从女儿开始谈到他的家他的妻子。有一次，也不知怎的，D忽然说到：她太瘦了，我搂着她就一点欲望都没有了……

谈话就从这一次开始进入了带有私房风格的密谈。通过电话来说话的好处是见不到对方的表情，这似乎为谈话的内容蒙上了一层体面的遮羞布，D的话题渐渐大胆起来，他开始说到跟妻子做爱的频次、方式及一些非常微妙的生理心理体验……

央歌红着脸听着，想生气却又放不了电话，天啦，就是跟李临之间，她也从来没有谈过这方面的话题，原来一个男人对性的感觉也会这么复杂而柔软，他为能力感到迷惑，对细节非常关注，对反应的要求很高……

D的语气非常富有表现力，语速较慢，带着犹疑和某种不确定的痛苦，就这个话题，他似乎有着很强的倾诉欲，并不需要央歌过多的介入，央歌握着听筒，带着自我安慰的心理想：其实D只是需要一个听众，我是谁并不重要……

央歌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跟X和D的这种交往，特别是黄仪，央歌打定主意，即使她跟X或D中的哪一个真的有了点什么，也决不会告诉黄仪半个字。

这不仅仅是因为黄仪嘴快，她哪怕就是个闷罐子央歌也不会说的。严格保护内心的秘密，就像精心浇灌只为自己开放的花儿——这是央歌对个人秘密的原则。

央歌在所有人面前的形象都是沉着持重、注重内涵而忽略修饰的，像很多做了母亲的少妇那样，她的身体有点微微发胖，小肚子稍稍凸起，因此，央歌总是习惯穿着深色的套装，生了孩子之后，她连隐

形眼镜也不用了,金边的框镜加重了她的保守感,没有人会想到她会有妻子、母亲以外的第三种角色,会跟丈夫以外的男人保持亲密频繁的通信或进行大胆暧昧的谈话。

央歌为此感到一丝得意—乐趣的真正奥妙就在于不为人知,更进一步地说,也只有这种乐趣才更加安全和圆满,其发生、消亡都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而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左右。

3

与黄仪见面后第五天,也就是年初二,央歌带着儿子小哲拎着她简单的行李赶到车站。李临不跟央歌回老家,李临是一家大型超市连锁店的小店长,春节期间要值班。

母亲和妹妹怀宁早就在车站了。到底是年初二了,车站的人比想象中的要少得多,母亲和怀宁衣饰一新,站在人群中很是显眼。小哲老远就喊起来:外婆——小姨——。

被叫着外婆的其实并不算太老,算上刚过的年也才55岁,与央歌相反,母亲青荷一直是注重保养和修饰的,今年春节,她新添了件藕色的锻面中袄,头发染成了深褐色,做成大波浪卷,显得皮肤更加白皙。母亲从前在乡下的时候就非常讲究,在七十年代,乡下的婆娘们都喜好大红大绿的时候,她就会到布店精挑细选出暗花或细格格子的面料做上衣,在人群中总是分外出挑。

母亲看到央歌穿着又长又鼓的羽绒衣,皱起眉头来责怪道:大过年的,也不收拾收拾,这样子回老家,也不嫌寒碜人,别人还以为我们在南京过得很糟呢……

这一次回东坝,在母亲的心目中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最近的一次回去还是五年前。而在这五年,大女儿央歌结了婚、生了儿子,小

女儿怀宁毕业找到工作了,母亲自己有了新房子了——对守寡多年、远离故乡的母亲来说,每一桩事情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里程碑。

母亲不理睬央歌、怀宁互相交换的眼色,顾自地看着屏幕上不断滚动的车次信息,脸上带着感慨万千的神色。

母亲也许想到了十三年前,那时,一直孤身在宁工作的父亲因为工伤突然故去,厂里在善后处理时,提出两个条件让母亲选择其一:一笔数目较大的抚恤金;一个南京户口及一份临时工。母亲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那笔现钱,带着央歌和怀宁离开了生活了半辈子的东坝镇,来到葬有父亲骨灰的南京——一家人算是在南京落了脚团了圆。

对母亲的选择,东坝人都很不以为然,固然省城的吸引力足够诱人,但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女儿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如何过活呢?特别是外婆,她一贯是怜惜母亲的,她在背地里悄悄劝女儿:算了,还是在东坝吧,过一阵子再找个男人,日子不还是会过得热热乎乎的,何苦赶上十万八千里的去寻苦头吃?

母亲却是铁了心的日夜忙着收拾衣服零用,她好像随时都在盘算她的行李,有时,吃饭吃得好好的,或者跟别人正说着话呢,她会招呼都不打地突然走开去,到屋子里翻弄一阵,往越来越庞大的行李堆里再增添一些小零小碎,在母亲的想象中,南京的东西一定很贵,即使不那么贵,如果能不花钱、直接从家中带去,不是更好吗?将来是要在南京过日子的,又不是去摆阔……

母亲在每个箱子或袋子的外面都拴上了一根宽宽的红带子,很显眼,在带子上,母亲又仔细地注明:衣服一,被单毛巾二,鞋子三,餐具四,面粉大米五,豆子粉丝六,鸡蛋七,菜籽油八……

那个夏天,是央歌怀宁在东坝度过的最后一个暑假。九月底,赶在开学前面,母亲真的带着她们坐车前往几乎完全陌生的南京城了。那一年,央歌高一,怀宁刚进初中。

一到南京，先看到的就是眼前的这个长途汽车站。七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让从未坐过车的怀宁吐得快要休克了，不要说拎行李，倒要央歌腾出半个人来搀扶她。母亲对此似乎早有预料，她在一路上已经跟左右的同车客人混得很熟，并预先用她的笑容和眼神请他们下车时帮忙搭个手脚，把行李从停车的地方拿到几十米外的出站口。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渐渐陷入昏黄暮色中的南京长途汽车站于是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一个满口东坝方言的乡下女人出现在出站口，在她的身后，几乎每一个男人的手中都带着一个或两个飘着红带子的大包，在这些男人的后面，一个瘦而黝黑的女孩半拖着另一个同样黑瘦的女孩慌张而茫然地透过陌生男人们的背影寻找母亲的身体……

一声外地人的大喊惊醒了母亲的沉思，她神情复杂地转过脸看看兴奋得到处乱跑的小哲对央歌轻声说：瞧他，从他这一代开始，将永远不会像我们这样，对这个车站有着那么多的记忆，好了，他终于成了个真正的城里人了……

母亲的神色中带着某种如愿以偿的轻松和狡黠，就像十三年前，当那些男人们把系着红带子的大包小包们放到母亲指定的地方，她伸出指头用东坝话大声地数着：一、二、三……好，齐了，一共十六个，谢谢你们大家了！有空到东坝去耍子啊！

有的男人还想再说点什么，也许是问问是否还要再帮忙，母亲却冷漠地掉过头去，带着一丝轻松和狡黠，不再跟那些人谈了一句话——父亲厂工会的人说好了会在出站口接她们的，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人了。

疲惫不堪的央歌在抬起头擦汗时偶然看到母亲的这个神情，少年时期的她突然觉得非常刺眼：母亲怎么会如此自然娴熟地利用别